

青春文学

2015年

中国青春文学精选

省登宇
选编

那时候有多美

夏日终年

陪你老了

迟爱

就当是我浮夸吧

青春文学

2015年

中国青春文学精选

省登宇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5 年中国青年文学精选 / 省登宇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
(2015 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8507-6

I. ①2… II. ①省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2504 号

责任编辑: 刘兰青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装帧设计: 壹 诺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刘 星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知音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 17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35 千字

定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带着姥姥回老家 | /水 格 |
| 007 | 你再捉一只蜻蜓给我,好吗 | /丁立梅 |
| 012 | 那时候有多美 | /王璐琪 |
| 016 | 青春留白 | /巫小诗 |
| 028 | 夏日终年 | /鲸 海 |
| 039 | 独过黄昏 | /方雨馨 |
| 048 | 她用一首歌换回一世情深 | /小胖 54 |
| 059 | 陪你老了 | /林丽茹 |
| 064 | 爱的代价 | /马 盼 |
| 073 | 彩云易散琉璃脆 | /苏笑嫣 |
| 087 | 他点亮全世界的灯火 | /云 九 |
| 101 | 苏惜的花朵 | /刘雨欣 |
| 109 | 深 情 | /梦 鲤 |
| 124 | 好姑娘光芒万丈 | /张瑞文 |
| 129 | 就当是我浮夸吧 | /旧城苏 |
| 135 | 艺术生 | /天涯蝴蝶浪子 |
| 144 | 打怕怕 | /张佳羽 |

154	绿围裙的夏天	/袁 岚
163	迟 爱	/ Maka
172	告 密	/黎梓杰
177	白虎啸天	/范开源
204	枯 菱	/杨淑馨
214	一生心疼	/金 竹
221	明天你在哪里	/操雨辰
229	骑机车女孩	/谭锦霞
236	十里折竹归	/金周樱
244	晓晓若光	/钱琼琳
252	听，海哭的声音	/张 元
258	各自远扬	/千月绫华



带着姥姥回老家

水 格

我出生的第二年，姥爷一家七八口人举家搬迁，去了一千多里外的延边，我妈瞬间落入举目无亲的地步，以至于每次和我爸打架，连娘家都没得回，但她还是象征性地夹了一个小包裹朝东（延边方向）走一二里路，最后被山呼海啸地拉回来。那时候太穷，穷得等她攒足路费，真有实力回娘家的时候，我都上小学了，7岁了，而姥爷都已经七十多了。

一千多里地的路要搭乘马车先到县城，坐火车到长春，然后再换车到朝阳川，然后再换乘火车到和龙，那时候没有电话，所以我们出发前就寄了一封挂号信，说于下月某日到和龙，请务必去接站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换乘火车的时候都要拼命跑，把肺跑炸出来那种，人山人海地挤着，你要不跑不挤的话，是真上不去车。在长春站，我妈就只顾着追火车了，火车是没把她落下，但是她把我给落下了。碰见好心人把我送回来，然后嘱咐我妈，包你可以不抓着，但孩子的手你一定不能放。那是我妈第一次出远门，还没现在的我大，不到30岁。

我在去姥姥家的火车上吃到了人生中第一颗鱼皮豆。

坐在我对面的叔叔不停地往嘴里扔丸子，扔进去一颗就发出在我看来天崩地裂的一声嘎嘣，我跟我妈提要求说我也想要嘎嘣，她说觉得我丢脸，就说别嘎嘣了，然后坐在我对面的叔叔为了能继续嘎嘣，就抓了一把给我，我非常自然地接了过来。我妈特别不好意思，但是那一把鱼皮豆我分给她一颗，她和我一样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颗鱼皮豆。等我吃光了所有的嘎嘣，我妈才非常不好意思地问人家，我们吃的这个东西叫什么。那人很惊讶但装作很镇定地告诉我们，鱼皮豆。

千辛万苦到了和龙，火车站上的人都走空了，也不见有人来接我们。

无奈之下，只能按图索骥找回家去，和龙不大，但我们还是从早上走到了中午，太阳又大又毒，第三次走过某家门前时，我妈被叫住了，叫住那人问我们找谁，我妈说找谁，那人一听大叫一声，将我们拉进院子，凉水招待，管饱，原来是姥爷的朋友，他赶紧差人火速去姥爷家报信。

等我们被接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们之前也从姥爷家的门前走过，而且走过了三次。

一不小心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了，可惜我们不是去治水。

到和龙之后的第二天，邮局的人飞奔着来送挂号信。

我姥姥很骄傲地说，我家女儿早都到家了。

苍天做证，我们真的不想早到啊。

在延边的亲戚们都赶来了，姥姥的家一下子就挤满了人，大人们仿佛有说不完的话，我在炕上松软的被子里滚来滚去感觉好玩极了，厨房里姥姥铁铲欢快的声音伴着饭菜的香味飘过来，姥爷去外面劈木柴，嘿哈嘿哈，像是一个在练功的武林高手。电视里一遍遍地演着《雪山飞狐》，我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感觉苍蝇落在我的鼻尖上，痒痒的，姥姥的声音传过来，她说，你给小会支蚊帐吧。

各种声音，像是交响乐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无限温柔。

长大后我才知道，万水千山走遍，房子不是家，有妈的地方才是家。

可相聚有时，总要有告别的时候，我妈和她的家人聚少离多，每次见面都跟拍80年代流行的苦情电视剧似的，互相给对方塞钱，大喊大叫着推搡，迎风流着眼泪，追着火车跑什么的，夸张得叫人想掩面而过。虽然我很想回自己的家，但是挥着手说再见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心里疼得像是被挖掉一块肉。

姥姥的家热闹了一阵就安静了。下一次热闹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呢。

这样又过去了十来年。

去延边的交通比早年方便一些了，我去外地上学，没有机会去姥姥

家了。

姥姥的那个家怎么样了呢，姥爷得了脑血栓，生活变得慢慢不能自理，姥姥照顾他，不肯去舅舅家，性格刚烈得要命，然后某一天，不小心着了一场火，不小心又吃错了药，不小心又摔了一跤……姥姥家的重要事情都是每次放假时我妈讲给我听的。

开始不愿意听见姥姥家的消息，可能对老人来说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

读大学的某一天，我在宿舍里接到了我妈的电话——那个消息还是来了——我妈说她现在在和龙，我姥爷脑血栓发作去世了。

于是姥姥的那个家只剩下她自己了。

以前舅舅家就在姥姥家隔壁，是一套开两个门的四间大房子，舅舅家搬到楼上后把那套房租给另外一户人家了，但是姥姥已经步入老年痴呆行列，认为那户人家鸠占鹊巢，经常夹着小包裹去舅舅家以前的房子，像保卫领土的将军，大喝一声：你们是谁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你们快快搬走，给我腾地方。

每次那家人就一脸的愁云惨淡看着我姥姥，然后派人去找我舅舅，将姥姥劝回去，不过姥姥去讨伐领土的次数过多，大家都疯了。

我妈就说，那来我们家住一段吧。

我妈从和龙把姥姥接来住。

我妈已经过了农村人害怕出门的初级阶段，也吃过当年差点把我弄丢的亏，路上什么东西都不带了，就紧紧拉着我姥姥的手，她和我姥姥说，我们回家，回老家，你不是说以前想老家想得厉害，有时候会去山上没人的地方痛哭吗，我们现在就回家。

姥姥面无表情，她说，好，我要回家。

就像小时候我妈带着我去姥姥家一样，我妈带着姥姥，从和龙坐客车到延吉，从延吉乘火车到长春，从长春换乘火车到扶余，又从扶余搭乘客车到家，快二十年过去了，回一趟家还是走了一天一夜。好心人把下铺让给姥姥睡，我妈千恩万谢，这一年，她都已经50岁了。

快80高龄的姥姥脑袋虽然糊涂，腿脚却很好，经常趁我妈不注意，一个健步冲出去，消失在车厢的拐角，一整个晚上跟猫捉老鼠似的，基本没怎么睡觉。

卧铺火车在夜里压着铁轨咣当咣当地驶向回家的路。

姥姥偶尔会像个小孩子，可怜兮兮地说，我要回家；偶尔像个发飙的东北妇女，她说，你老缠着我干什么玩意，你放我回家。

我妈安慰她说，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在回家的路上啊。

在从长春到扶余的火车上，对面的叔叔在吃橘子。

姥姥就像3岁的小孩子一样跟我妈说，我也要。我妈说，你要啥。我姥姥就用手一指叔叔手里的橘子，指得叔叔都不好意思了，他赶紧递过橘子来。我妈说不准要，我们一会儿可以买。我姥姥才不听，已经把橘子扔进嘴里了。

据我妈说，我姥姥跟着她一到我们家就不干了。

原因是这不是她的家。

那她的家在哪呢？

夏天我从学校放假回来，带了一堆零食给姥姥吃哄她开心。因为电话里我妈不争气地哭了，说姥姥很不听话，比我小时候淘气多了，非常任性，动不动就玩失踪。

晚上我和姥姥睡在一铺炕上，半夜我被姥姥叫醒，月明星稀的夏夜，一阵阵蛐蛐的叫声把夜晚衬得更安静了，风吹过来院子里都是瓜果的香味。姥姥开启了鬼故事模式，她说你快起来，我说起来干啥，她说地上是谁家小孩啊，半夜不睡觉还在那玩。我揉了揉眼睛看了看地，除了一地白亮的月光啥也没有，我说姥姥你睡蒙了吧。姥姥说，你看仔细，一地的小孩啊，走来走去，有一个还哭了，你快点去抱他们上炕。我说，姥姥你快睡觉吧，根本没有什么小孩，你这也太吓人了。于是我姥姥就跟我急了，她说，一地的小鬼，你还睡得着。

这回真睡不着了，于是我和我姥姥大眼瞪小眼，差不多瞪到了天亮。

才回家一天，我就领略了我姥姥的厉害了。

有一天，姥姥当着我的面非常生气地叫住了我妈。

“女儿啊，我要和你谈谈。”

我妈忙得跟鬼似的，心不在焉地应付着，她说：“你说。”

我姥姥站在我妈面前，痛心疾首，她说：“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也该

找个对象啊，岁数大了没人要怎么办啊，我不放心啊。”

我妈指着立在我旁边的我反击我姥姥。

“我不结婚他是从哪来啊？”

我姥姥上下看了看我，非常嫌弃地问了一句：“这是谁家孩子啊，站这干啥？”

我说：“姥姥！姥姥！你又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小会啊！”

中午我爸提着泥瓦匠的工具回家，我爸去西边的屋子里找东西，我姥姥就寸步不离地监视着我爸，见我爸找完了东西不但不走还躺在西屋的炕上睡觉了，她愤怒了，她把我叫来，已经是心如死灰的表情了。

“你妈怎么个情况，不结婚就够叫我操心的了，还叫男的来家住，她是想气死我啊。”

我说：“姥姥！姥姥！你又糊涂了啊，那男的不是我爸嘛。”

我姥姥非常困惑，似懂非懂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我爸。

我解释给她：“我妈结婚了，那个是我爸，然后才有了我。”

姥姥能认清所有人的时候，更大的麻烦就来了，因为她清醒时候的任务是要“回家”。

她对我妈说，我不在你们家待着，我要回我自己的家。

然后就走了。

我就一路飞跑去追她，先陪她走一段，走着走着就走糊涂了，我叫说姥姥，我认识去你家的路，跟着我走，准没错，一会儿就到家。

我姥姥就很客气地说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

有一次姥姥玩失踪玩大了。

我当时在学校上学，我妈哭着打电话来说你姥姥走丢了，已经一个下午了。村长用大喇叭号召全村五百户人上山下乡去找你姥姥，人都撒出去找了。要是找不到咋整啊。

我说，她又走不远，那么多人找，一定找得到。

我妈说，不说了，我回来吃口饭，现在要接着去找，我就怕一会儿天黑，如果找不到，老太太在外面一个晚上，又冷又饿，出了事可怎么办。

那一天是我们村史上很重要的日子。

几百人响应村长的号召涌出村庄，在田间地头呼喊我姥姥。但是我

姥姥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消失不见了。

住在我家对面的小长江，只有 15 岁，按辈分要管我姥姥叫祖宗，他突突地骑着小摩托车从苞米地经过，在一片苞米地前停下来，然后弯腰探头，顺着垄沟往地里瞄过去，一眼就看到了我姥姥。

然后小长江就突突突地把祖宗从山上给驮回来了。

据我妈说，我姥姥跟着小长江一到我们家就又不干了。

原因是这不是她的家。

那她的家在哪呢？

经历了这一番浩劫的我妈跟我姥姥继续说着谎话，她说，好的好的，明天我们就回家，

姥姥一边吃着饭一边说，你看天都黑了，我们趁着天黑之前赶紧回家吧。

其实我们都明白，姥姥有生之年都找不到属于她的家了，她要找的家，像是龙应台写的一样，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、邮差找得到的家，她要回的“家”，不是空间，而是一段时光……她是那个搭了“时光机器”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。

姥姥，天总会黑，我们最终都要回家的。

（选自《中国校园文学》2015 年 5 月刊）



你再捉一只蜻蜓给我，好吗

丁立梅

陆小卫第一次给方可可捉蜻蜓的时候，穿淡蓝的小汗衫，吸着鼻子，鼻翼上缀满细密的小汗珠。他手举一只绿蜻蜓，半曲着腰，对因摔了一跤而坐在地上大哭的方可可，一遍一遍哄着：“可可，我捉了只蜻蜓给你玩，你不要哭了，好吗？”那一年，陆小卫8岁，方可可6岁。

6岁的蓝心，站在陆小卫的身旁。蓝心吮着小拇指，眼巴巴盯着陆小卫手上的绿蜻蜓。她很想要，但陆小卫不会给她。陆小卫说她长得丑，有时跟她生起气来，就骂她“狼外婆”。狼外婆长得很丑么？方可可不知道。方可可只知道每次陆小卫骂蓝心狼外婆时，蓝心都会大哭着跑回家。不一会儿，蓝心的妈妈，那个跛着一只脚的刘阿姨，就会一手牵着蓝心，一手托着一碟瓜子或是糖果，出来寻他们。刘阿姨不会骂他们欺负蓝心，只是好脾气地抚着陆小卫的头，给他们瓜子或糖果吃，而后关照：“小卫，你大些，是可可和蓝心的哥哥哦，要带着两个妹妹好好玩，不要吵架。”陆小卫这时，会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，用脚使劲踢一颗石子。

刘阿姨走后，蓝心慢慢蹭到陆小卫身边，跟温顺的小猫似的。陆小卫不看她，她就伸了小手小心翼翼去拉陆小卫的衣襟，另一只小手里，一准攥着一颗包装漂亮的水果糖。那糖纸是湖蓝色的，还有一圈白镶边。是她特地省下来的。“给你。”她把水果糖递到陆小卫跟前，带着乞求的神色。陆小卫起初还装模作样嘟着嘴，但不一会儿，就撑不住糖的诱惑了，把糖接过来，说：“好啦，我们一起玩啦。”蓝心便开心地笑了，一脸的山花烂漫。

陆小卫转身会和方可可分了糖吃，一人一半。湖蓝的糖纸，被两双小手递来递去。他们透过它的背面望太阳，太阳是蓝的；望飞鸟，飞鸟也是蓝的。方可可用它望陆小卫的脸，陆小卫的脸竟也是蓝的。他们快乐地惊叫。整个世界，都是蓝蓝的，一片波光潋滟。

多年之后，方可可忽然想起，那湖蓝的糖纸，像极了陆小卫给她捉的第一只蜻蜓的翅膀。她后来不哭了，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接过陆小卫给她捉的蜻蜓。她用手指头拨它鼓鼓的小眼睛，叫它唱歌。陆小卫笑了，蓝心笑了，她也笑了。

那一年，方可可、陆小卫、蓝心，一起住在一个大院里。他们青梅竹马，亲密无间。

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方可可的家要搬到另一座小城去，那是她父亲工作的城。

那个时候，方可可和蓝心同班，好得像一对姐妹花。而陆小卫，已上小学五年级了，常常很了不起似的在她们面前背杜甫的诗词，翻来覆去只两句：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

他有时还会和蓝心吵，吵急了还会骂蓝心“狼外婆”。蓝心不再哭，只是恨恨地咬着牙，瞪着眼看着陆小卫。

陆小卫却从不跟方可可吵，他还是一有好东西就想到方可可，甚至把他最喜欢的一把卷笔刀，也送给了方可可。

方可可三年级学期结束时，父亲那边的房子已收拾好了，他们家真的就搬迁了。临走那天，大院里的人，都过来送行。女人们拉着方可可母亲的手，说着一些恋恋不舍的话。说着说着，就脆弱地抹起眼泪。

方可可也很难过，背着自己的小书包，跟蓝心话别。而眼睛却在人群里张望着，她在找陆小卫，而他，一直一直没有出现。

蓝心送方可可一根红丝带，要她在想她的时候，就把红丝带扎在头发上。方可可点点头答应了，回送蓝心一把卷笔刀，是陆小卫送她的。蓝心很喜欢这把小卷笔刀，她曾跟方可可说过，她最喜欢小白兔了。陆小卫送方可可的卷笔刀，造型恰恰是一只可爱的小白兔。

陆小卫这时不知打哪儿冒出来，拉起方可可的手就跑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冲方可可的母亲说：“阿姨，可可能跟我去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他们一路狂奔，冲出大院，冲出小巷，就冲到了他们惯常玩耍的小河边。那里终年河水潺潺，树木葱郁。陆小卫让方可可闭起眼睛等两分钟。待她张开眼时，她看到他的手里，正举着一只绿蜻蜓。

“可可，给你，我会想你的。”说完，陆小卫转身飞跑掉了。留下方可可，望着手上的绿蜻蜓，怔怔。

方可可新的家，很怀念原来的大院。怀念得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她就给蓝心写信，在信末，她会装着轻描淡写地问一句：陆小卫怎么样了？

蓝心的信，回得总是非常及时。她在信中，会事无巨细地把陆小卫的情况通报一番。譬如他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扬。他数学竞赛又得了一等奖。他打球时扭伤了一条胳膊。他不再骂她“狼外婆”，而是叫她蓝心。

方可可对着满页的纸，想着陆小卫的样子。窗外偶有蜻蜓飞过，它不是陆小卫为她捉的那只，她知道。

在小学六年级的那年暑假，方可可跑回去一次。蓝心还在那个大院住着，陆小卫却不在了，他随他的家人搬到另一个小区去了。

蓝心长成漂亮的大姑娘，脑后扎着高高的马尾巴。方可可和蓝心站在街角拐弯处吃冰淇淋，谈陆小卫。蓝心说：“他现在上初中了，个子很高了。”

冰淇淋吃掉后，蓝心去打了一个电话，陆小卫就来了，样子很高很瘦。他们还像从前一样，是三个人，亲密无间。但分明又不是了，他们都长大了。

他们坐在从前的小河边，除了笑，就是沉默。

陆小卫后来打破沉默，说：“可可，我给你捉只蜻蜓吧。”蓝心立即热烈响应，拍着手说：“好啊好啊，也给我捉一只吧。”

陆小卫就笑了，伸手拍一下蓝心的头说：“你捣什么乱？”那举止，竟是亲昵的，而与方可可，却是生疏的。方可可觉得心头一暗，太阳隐到了云端里。

一会儿，陆小卫就捉到了一只蜻蜓，红色的，有着透明的翅膀。他把蜻蜓小心地放到方可可的手上，蜻蜓的翅膀颤了颤，陆小卫的手，也

颤了颤。方可可抬眼看他，他穿红色T恤，已是翩翩一少年。

蓝心一直追随着陆小卫的脚步走。

陆小卫高中，蓝心初中。陆小卫在北方上大学，蓝心努力两年，也考上陆小卫所在的那所大学。

方可可却在南方的一所大学里，寂寂。她与他们的距离，相隔了万水千山。

元旦的时候，陆小卫寄给方可可明信片，是他亲手制作的，上面粘着蜻蜓标本。他的话不多，只简洁的几个字：“可可，节日好。”

方可可不给他回寄，只托蓝心谢他。

方可可跟蓝心一直通信，也通电话。她们天南地北瞎聊一通，然后就聊陆小卫。蓝心说，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是学生会主席，后面迷倒一帮小女生。

方可可笑得岔气，一边就在纸上写：陆小卫，陆小卫……

陆小卫在他毕业的那年夏天，突然跑到方可可的学校来看方可可。他玉树临风地站在方可可面前，方可可忍不住心跳了又跳。

方可可带他去他们学校食堂吃蚂蚁上树，还有藕粉圆子。他大口大口吃，说，再也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。

方可可知道，他多少有些伪装。他还像小时候那样，总是尽可能地让她高兴。

有疼痛穿心而过。但表面上，方可可却不动声色。

饭后，他们一起散步，沿着校门外的路走。走累了，他们就一起坐到路边的石阶上。

陆小卫突然问她：“可可，你收到我的信了么，我托蓝心寄给你的信？那几天，我正在忙着写毕业论文，没时间跑邮局，而快件必须到邮局才能寄出，所以我托蓝心了。”

“快件？”方可可愣一愣，随即明白了，她含糊着说，“早收到啦。”

陆小卫看看她，缓缓掉过头去，艰难地笑，“那么，蓝心说的都是真的了，你已经，有男朋友了？”

方可可大着声笑，说：“是啊是啊。”

夕阳西沉，一点一点地，落在心底。有鸽从高空飞过。这个城市没有蜻蜓，却有鸽。它们成群成群地从城市上空飞过，银色的翅膀上，驮着碎碎的夕阳，红色的忧伤。

他们不再说话，沉默地望着路对面。对面的路边，并排长着三棵紫薇树，花开得正好，一树的灿烂。红的，紫的，细密的花，纷纷扬扬。

“像不像你、我，还有蓝心？”方可可指着紫薇树，故作轻松地问陆小卫。

陆小卫只是若有似无地“哦”了声。刹那之间，他们变成陌生。

陆小卫走后的第二天，方可可收到蓝心的信，蓝心在信上说：“对不起了可可，我爱陆小卫，从小就爱。而从小，你就什么都比我强，你聪明，长得漂亮，你父母有本事。而我妈妈，却是个残疾人……”

我知道的，蓝心。方可可在心里面轻轻说。她伸手捂住眼睛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

不久，陆小卫给方可可寄来最后一张他亲手制作的明信片，明信片上，照例粘着一只蜻蜓标本。薄薄的翅，透明的忧伤。他的话依然不多，只寥寥几个字。他说：“可可，我和蓝心恋爱了。”

方可可回：“祝福你们。”

再不联系。

再相见，已是几年之后，在陆小卫和蓝心的婚礼上。方可可喝醉了，一点也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，印象中，都是蓝心一团甜美如花的笑，雾似的缥缈。

事后，方可可听朋友说，那天，她大醉，醉酒后一直说着一句话：“你再捉一只蜻蜓给我，好吗？”

朋友笑她，“瞧你醉的，像个小孩子，还要什么蜻蜓。”

后来，朋友又说，那一天，同醉的，还有新郎官。他喝着喝着，就流泪了，嘴里面也嘟囔着什么蜻蜓蜻蜓的，没有人听得懂。

（选自《愿全世界的花都好好地开》，作家出版社 2015 年 6 月出版）



那时候有多美

王璐琪

十年前的一个五月份，我们班换了班主任。

外面是个下雨天，这位老师穿着茅草扎的蓑衣进屋，头戴斗笠。我们不是很南的南方，并不流行这身行头，所以，当他立在教室门前，严肃地看着我们时，大家结束了纷乱嘈杂的议论，只诧异地盯着他看。

“今天的作文课，描述你们的新语文老师，也就是我。”

他走到讲桌前，行头没有卸掉，就这么抱着手肘，看守着我们写作文。

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新鲜的老师，很新鲜，我留意到，他的鞋上还粘着一片水灵的草叶子，因为披着蓑衣，所以他走过的时候，会掀起一阵麦草的清香。

他就如同一股晚春的风，卷携着标志即将步入夏天的雨水，呼呼刮进我们这群顽劣孩童的心里。

“写作不是闭门造车，要到田野里去！”

这是有关作文课的第二节课的内容，孩子自然是喜爱玩耍的，当别班同学在教室内上课时，我们则头戴柳条编的花环，蒲公英一样自由自在地飘出了校园。

不仅作文课上出了校门，连课老师也不愿意在教室里上了，他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外面风景那么美，在屋内待着简直是一种浪费！”

所以，我们会在长满芬芳牧草的草坪上读鲁迅的文章，在潺潺流动的小溪边背诵苏轼，在一群洁白的羊群中念余光中的乡愁。

老师教我们唱一首《那时候有多美》的民谣，他会弹吉他。

老师说，世界上最美的声音，就是孩子的合唱。